

儿子的生日

□朱晓君



儿子的生日在八月十五中秋节，那一年，那一天，他带着家人的期盼，带着说不清的因缘，伴着月亮的清晖，插翅飞来与我们团圆。

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月圆月缺，岁月如流水。转眼儿子已过了而立之年，但他并没有如世间常人那样“立”起来。他依然天真，依然稚嫩，用一颗清澈干净的心面对尘世的繁华与无常，用真诚善良接纳世人的真假与冷热。

儿子小时候，有位尼师为他取了个法名，名中有一个“真”字，也许道出了他一生的品性，本原为真，真心不二。他的真实，让我也自愧弗如，他像一面镜子，袒露自己，也照透别人。而他的较真，也常常造成别人的尴尬，惹来某些人的嫌烦。

人之初，性本善。儿子从小善良，在他开心快乐之际，会想到一些十分细致的小事。

表哥结婚，他说：“妈妈，我明天穿羽绒衣好吗？”

“为什么呀？明天并不冷啊。”

“新娘子穿着婚纱会冷的，我可以把羽绒衣脱下来给新娘子穿呀。”

儿子的心像一张洁白的纸，没有被世俗污染。他渴望与朋友交流，在某些场合，他会主动招呼不太熟的人；也会自告奋勇地去参与他能力不及的事，不顾忌自己的言行妥不妥当，合不合宜。我本着世情，时时压制他的满腔热情，这也让我一直心生愧疚。

儿子有很多欠缺，唯独不缺孝心和亲情。外婆生前上医院挂盐水，他放学回来，就去医院陪外婆，替外婆叫护士，帮外婆拎盐水瓶，俨然一个小护工。爷爷临终时，就他一个人安安静静地陪坐在爷爷的床头。儿子发高烧，迷迷糊糊睡着了，我在一边轻轻为他摇扇子，他朦胧中醒来说：“妈妈你去睡吧，不用扇了，我好些了。”这看似寻常的话语，出自儿子口中，在我听来，如同天籁之音。

儿子像乌龟爬坡一样，以他自己的节奏行走走在人生路上。二岁多，就能认字，进入学前班，已拥有很大词汇量，能读书看报。让我惊喜的是，他还学会了汉语拼音，前鼻音后鼻音，平舌音翘舌音，不会混淆，普通话音准远胜于当语文老师的爸爸。

儿子逻辑思维能力弱，形象思维却不差。尤其是记忆能力超强，对电话号码、人名、人物介绍几乎过目不忘，是我们家的信息存储器。

为了培养平衡能力，儿子很小就学会自行车，长大后，我们就带儿子出门骑行，不但挑战定沈线，还骑行在大猫岛、盘峙岛，翻越西溪岭，环游虹桥水库，亲近大自然，享受着我们家特有的运动方式。

如今，儿子乐于参加读书会，学习智慧文化，发挥他的读书爱好，在这个慈爱的氛围里得到学长们的平等对待，发挥他的潜在能力，参与做义工，让阳光照进他的心里。

太阳每天会升起，日子依旧要下去，儿子也在慢慢成熟，当他在外面受到冷遇，或者遭到误解，他也会学着让情绪转个弯，我在心痛之中读到儿子隐忍的眼神，又欣慰着儿子的长大。

儿子是我心头的痛，也依然是我心中的宝，是我们家的唯一。我在一首诗中写道：“你是我的四月天/窒息时的氧气/干渴时的雨露/冻馁时的一抹阳光哦/我的珍藏。”儿子来到我们这个家，自有前世因缘，唯有接纳，唯有珍惜，唯有陪伴。

记得有位智者说过：心灵世界犹如大海，浪花时起时灭，海水却相续不断。心是缘起的，不同的种子会在同样的阳光雨露下，结出不同的果子。

乌云或许会遮住月亮的清晖，十五的月亮依然挂在天空。愿儿子多种善根，多遇善缘，以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开出生命之花。

手术

□朱淑军

“醒了，醒了……”耳边传来护士喜悦的声音，我慢慢地睁开眼睛，麻药劲儿还没过，隐约之间看到了挂在头顶上的吊瓶和止疼泵，有些混沌的脑中只有一个念头：手术终于结束了！

俗话说得太对了：没什么不能没钱，有什么不能有病啊！脖颈上甲状腺瘤越来越大，我一直害怕手术，一拖再拖。

一次常规检查时，认识了甲乳科主任医师黄海波，相互沟通中，感觉黄主任是一位可信任的医生，就这样甲状腺切除手术顺理成章地定在了岱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和我约好了手术时间，并耐心细致地告知我术前注意事项。

一大早，我空腹来医院办好入院手续后，来到住院部五楼病房，第一印象就是医院干净整洁，护士也挺好，信任指数倍增。黄主任的助手王姝睿医生立马帮我开单子做术前检查。看着密密麻麻的检查项目，我已经吓得魂不守舍，反复求王医生能不能不做喉镜检查，医生斩钉截铁地答复：“不能。”无奈，只能硬着头皮一项项查。给我抽血的是一位胖胖的女护士，要抽七八管血，我害怕得腿都有点软，问：“就站着抽吗？”生怕抽完自己就壮烈地倒下了。护士抬头看了我一下，淡淡地说：“给你准备个凳子。”心电图、彩超很快结束，喉镜检查是最后一项，也是我最惧怕的，我坐在那里不敢看，也不敢张嘴，眼看医生有些不耐烦了，才最终屈服。唉，手术还没开始，我已经有些顶不住啦。

下午2点45分左右，护士术前测血压，158汞柱，问我高血压吗？我答否，随口说可能是被吓的吧。

儿子送我到手术室门口，只能在外面等，医生告诉他很快，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

本以为手术室都像电视剧里演的那般凝重和紧张，但在我刚被推进手术室门口时，就听到从室内传出轻松的说笑声，让我有点春意盎然的感觉，提着的心稍稍放松下来。护士边给我挂吊瓶，边问我是否要止疼泵，我忙说要。

5分钟后，黄主任来到我身边，我紧张地问：“是您主刀吗？”黄主任点了点头，对我说不要紧张。然后看到两片像大树叶似的深绿色的东西，对着我忽闪了两下，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手术历时3个小时，在我被推出手术室后，儿子长舒一口气，说终于出来了。儿子在病房告诉我，手术间有护士把切除的那个瘤拿去活检，并让我看拍的照片。随着麻药劲慢慢消失，疼痛越来越加重，胳膊上打着吊瓶，脖子插着导流管、挂着导流瓶，我一动不敢动，床边的监护仪记录着我的信息。

住院四天，黄主任、柴医生等几位医生查房时都会细致地询问术后情形，问我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等等，王医生每次都小心翼翼地为我换药。在医护人员的细心关照下，我内心的焦虑得以缓解，加上家人无微不至陪护，朋友们不时致以关心，伤口也一天天愈合。我真的觉得幸运至极，能遇到黄主任这样技术高又耐心负责的好医生及甲乳外科的其他几位医护人员。

术前的小小惊魂体验都化成最后的圆满康复，我如期顺利出院。由于缝合技术好，脖子上约十厘米的刀口，现在几乎看不出来。